

# 因詩必烈孫（續）

楊 騷

「這個容易……」

桃臉的說着，現出笑容來。

「這個容易，我的詩在隨便什麼雜誌都很容易可以看到的。你新從外國飄回來，難怪你。我現在就拿一冊我們『黑』社的月刊『響！』最近最新最有効力的幾首詩把你看罷。」

由是，他高着鼻子，走到桌子邊那個書架上去抽一本所謂『響！』的月刊來，翻開幾頁，安排在桌上，招拾芬去看。不待說我還是高據在拾芬的鼻樑上，照部位來說，我與書本上之間的距離，要比他，拾芬眼睛與書本上之間的距離短些；並且他再嚴重地隔着金緣眼鏡，所以結局還是我的視線先射到方字蟹行的頁上去了。在那裏我最先看到四個大字的『到街頭去』加一個『！』這麼的一個符號的題目，題目下面的確寫着『任青』兩字鼎鼎大名的雅號。由是，我把視線一換，剛要看內容下去的時候，而拾芬還不曉得看到題目了未曾，他桃臉詩人便迅速地自己高着嗓子，用他婦女子似的嬌滴滴的聲音高吟起來了。

這樣一來真糟糕！拾芬如何不曉得，但我不但特意想看他新詩的心與被他的聲音所攪

( 2 )  
亂，而且自他那儼若有節奏的聲調裏，只聽得像我剛才在他腦裏夢中的『哦呀啊喲！』這些  
喟然的長嘆喊喚聲，真想作嘔！

……呀！……喲！……

哦！……哦啊啊！……

什麼，這個！我『因詩必烈孫』做出了第一回啞然開着口的失態！我除開啞然，啞然，  
第三個啞然以外，沒有辦法！更有什麼所謂的『感受』！拾芬聽了有所感受？臉部的表情如  
何？因我在他的鼻樑上看不到，但想一定是像剛才被藻里搶白了『你當然不曉得……』一句  
話的時候，而像我這時候似的，也是啞然，啞然，第三個啞然地開着兩條厚厚的唇子在顫動  
不能出一聲罷。爲什麼，由他停了好久，才唾出似的，望着把自己的詩念完了的桃臉詩人，  
說出一句話就可以曉得了。他說什麼？

『哦呀啊喲！咄——』

他用勁地吐出這個藏着有無限意味的話一句，的確我還看見幾點饒沫，跳上站在他面前  
微笑着的桃臉詩人的紅粉頰上了；這實在有點失禮，最少對於那麼愛人的桃頰，是有點不恭  
敬的。所以受者當人，我的確也看到他颯然色變了。但事情不至於這麼就破裂，要破裂也沒

有時間；原因是拾芬說了這句話以後，即刻把頭俯下，再看後面還有的詩篇列列橫橫地下去了的。

但以下寫些什麼，我再也無心去看了；不過那些較大字醒目的標題，不看牠們，牠們也自然會刺到眼裏來，所以結局我還是不得不看到什麼『到民間去！』呀，『突進！』呀，『曉得你的敵人！』呀，『告有爲的青年！』，『殺殺！』等等這些這些。但這些驚人的標題還是動不得我決不看了的心；因爲大概可以推想得到還是『哦呀啊喲！』一流的東西罷了。與其費神鑑賞這些革命詩，不若看看這室內漸漸緊張起來了的空氣爲有趣。開在桌前長方形的玻璃窗確是打開着的無疑，而窗的對面房門也確不關，但室內却一點空氣也不通透似的鬱陶着。爲什麼。說是氣節的關係罷，但現在還是春天，看花瓶中那幸不遭剛才藻里的毒手摧殘的餘剩的薔薇花也就曉得，就說天氣會暖和，他不至於會這麼蒸蒸日上罷。或者人間的意氣竟也會影響到氣候去麼？或者。看啦。桃臉的那麼漲得頸部通紅，忠直的勇圓那麼吊着白眼睛突着紫黑色的嘴唇，藻里口邊的兩個小笑窩現出不安的氣色，而拾芬又那麼瞪着目急溜溜地看新詩的排列，而越看越急得鼻端生起汗珠來。這樣的，像這樣的各人緊張着什麼意氣，各準備着『能』，所謂的什麼『energy』麼，一觸就要爆發似的，把四周的空氣都悶殺了。

( 4 )

尤其是勇圓那種有底力的而多少含着惡意的眼光臉色，就使嬉嬉的小鳥看了，也要沉悶着不會鳴的，無論我『因詩必烈孫』是如何的清無血肉，也要感到一種窒息的苦悶呀！但只要再一點點的忍耐就夠了罷。這切迫的空氣就要爆發了似的呢；我『因詩必烈孫』連發腦膜炎的詩人的腦殼中都會經睡過分，這絲絲的氣悶算什麼？

果然，拾芬不曉得把詩篇都看完了沒有。突然喊叫起來了。仍然是那意味深長的聲音：

「哦呀啊喲，哦呀啊喲！」

喊着，用右手好像要把那本『響』的刊物拋擲了似地，望空一揚，兩個大鼻孔共中岳朝天來，幾乎把我翻個筋斗掉下了。

「哦呀啊喲！」雖是桃臉詩人作詩唯一的韻律，但從拾芬的嘴唇上彈出，並且是這麼粗理粗氣的，心上的確有點不高興罷，他收斂着本有的幾分瘋狂的氣概，真面目地訊問：

「什麼，有什麼不滿足麼？」

「那裏！沒有什麼不滿足。這就是你們的新詩。革命詩呀，哦呀啊喲！但什麼都好，你們的社爲什麼『黑』，月刊爲什麼『響』？」

這回拾芬的鼻孔回復原有自然的位置了，從之我得復安穩的姿勢。

「哦，是的，黑是鐵的指示，而響是現代苦悶的象徵呀。你聽啦，工廠裏的機器擊啣聲！機器邊工人的喘息聲！鐵軌上的軋軋聲！馬路上的呻吟聲！礦中的窒息聲！而新詩人的吟唱聲！而壓抑聲！而反抗聲！槍炮聲！殺殺聲！一切鐵和肉的交響，肉和鐵的悲鳴？」

桃臉詩人緊張着頸部的血脈，連連地這樣半說明半吶喊了。

「這樣的言語排列起來，也是一首美好的新詩，革命詩罷？」

「豈敢，豈敢！」

拾芬忍不住了，終於失了特有悠閑自適的態度破口說：

「喂，任青！不要開玩笑。這不是什麼詩，這是對於詩的侮辱呀！假使這是詩，讓我學一學勇圓先生說，給詩墮下地獄去！詩人沒有高高地立在『人』的頭上吟詩的必要，更不能卑屈地投降在『流行』的販賣者之手下做廣告傳單！是，你們的新詩，革命詩，那只是市上街頭的傳單廣告。而且是一個代數式的傳單廣告呀！爲什麼，除開『哦呀啊喲，』這些既知數和一些『，；。！？』等符號之外，其餘的任代以何數字都可以可成立一個方程式，詩的方程式呀！我非主張硬是要撚斷了鬚地推敲什麼音節字眼，但詩該不是像鵝鴨的叫囂！唔，據你們說我或者是時代錯誤也未可知；但叫我學學人家的話意，你們未免是時代的早洩者

( 6 ) 了。是，你的詩，又讓我學學人家的刻薄，你的詩完全是可怕的早洩，不，是可怕的手淫！有什麼意思呢？』

這話說得不錯。詩人敏感是好的，但早洩和手淫却是滑稽而愚蠢。我想桃臉的該沒有什麼說的罷，瞧一瞧他的顏色，只見他默默地望着勇圓，好像望他討救兵似的。但勇圓此時也默默不做聲，把突出的嘴唇縮緊起來，只以含着多少敵意的眼色直射拾芬。拾芬此時的顏色一定也是不大好看的無疑。

從初就感着不安的，愛嬌的藻里，在此時是這個場面最好的插畫者了。他跑到拾芬的身邊來，用右手輕扣着他的肩甲，輕輕地說：

『拾芬，爲什麼要這麼興奮？簡直不像你呢。』

『那裏，我不過只在反對這種代數式的廣告詩罷了。』

『但無論如何反對你只是一個人；我們立在民衆的先頭，而民衆歡迎我們呢。試把你自己反革命的詩發表看，你就曉得時代的轉向已達到什麼程度了。』

這是桃臉的所說，他又現出聰明的微笑來了，從袋裏再拿出一枝香煙來。

勇圓聽了桃臉的話，寬放了幾分緊張着的筋肉，但照例有力地說：

「不錯！」

「假使民衆是那樣，果真只歡迎你們的哦呀啊喲和，；。！？這些家伙，我的詩就讓他另找新天地去罷。」

但什麼天地都不容個人主義者的安眠呀。」

「我不是個人主義者，我只不是流行的奴才，投機的王子。」

「哦，什麼都好，必要的問題是你參加入我們的戰團不這個。」

桃臉的把話頭轉了，把香煙含在口裏，擦了洋火。

( 7 )

在這裏我「因詩必烈孫」不解的地方，是爲什麼他們這般人總要戰線戰團地說？他們的確是些詩人文士，也的確組織一個「黑」社，的確出個月刊「響」，又的確以革命詩人的資格號令天下，但無論他詩人怎樣革命，總不會把「，；。！？」這些符號變爲炸彈，把幾個「哦呀啊喲！」的感嘆辭化作大炮響。我「因詩必烈孫」根本就厭惡「戰」這隻字。並且什麼喲，他們不是每天安安穩穩地坐在沙發上吸煙，整整齊齊地穿着漂亮的洋服國袍，舒舒服服地上酒館茶樓，而平平和和地在談笑議論，有時還拍拍太太小姐們的馬屁的麼？像這樣太平的天下，我更不承認有什麼「戰」的可能的道理。從他們的理論，或者是要替勞工大眾出征



( 8 )  
的麼？但勞工大眾如真的覺悟起來，首先就要打倒他們這般騙人騙己的文妖罷。人世間的確有改革的必要，而且永遠是在改革中的；這點道理，無論如何不尊重理性的『因詩必烈孫』我，也可以而曉得承認的。又改革生於矛盾，勢必至於新舊衝突。甚至於戰爭，這也是自明的道理。可是這都是勢出必然，非你兩三個人所可憑空呼喚號令的。我『因詩必烈孫』並不叫人踟躕着等死，也不叫人徬徨着落伍或恐慌着向後走。我『因詩必烈孫』雖剛才說是超越『時間』，但却相信解決一切人世間事的，是『時間』這個怪物。由是，所以，很想對桃臉的這一般詩人說句話：

『你詩人喲！在勢必打仗的時候，你投筆拿槍炮起來好了！但在你還可以偷安竊據洋樓，高枕租界，於酒後茶餘議論之後，高唱無聊的革命詩的時候，戰線還須待別人後來畫呢。而假使民衆老在好睡，有你們喚醒的必要，那麼，老老實實地到街頭去演說，誠心熱意地去做宣傳文，革命評論，和民衆去製造槍炮，準備着接受敵人的哀的美教書好了；不要是詩詩詩這麼哦呀啊喲地叫，詩不是那麼美名的誘惑品呀！』

真是，我真不曉得他們爲什麼要戰線戰線戰團地說？但什麼理論都好，我『因詩必烈孫』根本就厭惡『戰』這隻字，由是我對桃臉詩人的感情愈覺壞了；而越覺得對他壞我越是



悲哀。爲什麼，我『因詩必烈孫』不曉得理論，理論屈了我我都不苦，但是情一被傷着了就痛心，而想啦，傷我情的，又本是我所喜歡選擇的詩人！算了罷，且看拾芬的答覆如何，參加入他們所謂的戰團不？假如他也要妥協畏縮地參加了，那我的失望將不知要如何終止。以現在的批評家的貓兒眼和豬八戒嘴，啊！我誠恐我有幾分喜歡了的拾芬也要被利所誘，被勢所脅了！我在他的鼻樑上不覺抖着，從他金緣的眼鏡裏，吟味不出他眼色的意思來……

『加入罷，拾芬。我以十足的友情勸你。』

藻里看拾芬踟躕不決的樣子，裝出很忠誠而且好像什麼都看得破似的態度，這樣的從旁勸誘了；不待說兩個小笑窩在嘴邊替他表示一種小巧的聰明。

這不是很簡單麼，答應麼，不？爲什麼要踟躕呢？在這麼明顯的龜裂之間，還有什麼可以推想的餘地？那邊麼 或這邊。兩邊之間是空的呀！不曉得在想什麼？萬事都要這麼思量，頭髮全部都要變白喲，何故？何故？我『因詩必烈孫』無端地催促着他的眼睛，那眼睛確會說話的。然而他眼睛閉了，好像在和肚腸商量什麼似的；我在他的鼻樑上不覺復作一回震顫，啊！危險！

( 9 )

『然而藻里，那是靈魂的墮落，我不曉得你友情在那裏。』

因詩必烈孫

( 10 )

是，不錯，真的是這樣哦。我在鼻樑上作一回喜躍的舞蹈，同時吐了一口悶氣。這回我安心地看藻里要如何說話，那伶俐的兩個小笑窩已不能夠引我注意了。

『不但此，我從心坎上輕蔑你們的投機主義！』

拾芬勇然再下一回總攻擊，由是眼睛睜開了，悠然再慢步逍遙起來，搖頭擺腦地。我有如嬰孩在搖籃中的舒服！察拾芬的態度，已有『舉世皆濁我獨清』的感慨，雖不作『漱石』的預備，確有『枕流』的決心了。

『打發他去！』

這樣喊出來的不待說是勇圓。

『曉得你的時代！』

這樣祈挽回拾芬回頭的是桃臉詩人，牠有幾分兒女心腸的不忍。然而拾芬只管搖頭，搖頭，第三個搖頭。

『但是拾芬，我們大多數呢。你再想想看罷……』

是藻里所叮嚀。

再沒有什麼意思了，這樣你一句我一句地威嚇，誘勸。爲什麼，拾芬不但洗耳不聽，並

且閉眼不看，而嘴邊還露出自得的微笑呢。假使他們曉得他微笑的意味，也不會這麼嘸嘸地不絕罷。但我『因詩必烈孫』却曉得很清楚呀。他在微笑着什麼？這樣：

第一，他是在笑桃臉詩人那『曉得你的時代！』這句自以爲是警鐘似的話兒。他想，『時代排在我們的面前，對誰都是一樣地在那裏展開，除開誰是吃他就睡的滿足的豬頭，誰曉不得，誰看不清呢？還是曉得你在做什麼能！是，你在做什麼，你在做什麼！你蹲在太太的面前空喚革命詩！你躲在洋樓中放着免費的無煙炮！你，你，你，曉得你在做什麼……』第二，他在笑『我們大多數呢。』這一句話。他因這句話，參白的腦皮下面自然畫出一個二等邊的三角形來了。爲着他記得會有人打這個譬喻，說人間可比一個二等邊的三角形，越近底邊點越多，越近頂點越少，而到了最高的地方，就只有個頂點呢。他想了這一個，自然又想出『曲愈高和者愈寡……』這句古語來，由是，他不得不心焉有所得，而搖頭點腦地微笑了。

( 11 )

我爲什麼曉得他心底事？驚奇罷？沒有什麼足驚奇。我要曉得人家的心底，或想知道人家的過去，只要頭一歪呢。這也是當然，非然，我怎麼配稱『因詩必烈孫』呀。只要『因詩必烈孫』這個名；不是就可以解說一切，而爲一切的根據麼？但我也沒有過事誇張，人也沒

有驚奇的必要。怎麼說，因為這事也非我獨占的特長呢。請看許許多多有名的小說家不是可以以把第三者的心理情懷寫得入微入妙麼？又不是可以把他們的年代歷史，一字不錯地記下來的麼？假如人承認了小說家這種的奇蹟，有什麼理由可以否認我『因詩必烈孫』一歪頭的可思議呢？

閒話少說，拾芬還在微笑，腦殼下不曉得畫了幾個二等邊的三角形了。

『在微笑什麼嘍，拾芬？你瘋癲了麼？那樣的搖頭擺腦儘夠了嘍！』

桃臉詩人的聰明到此失了效用，這樣疑問兼非難地。然而拾芬依然故我，鼻子朝天，哼作響，腦中更明瞭地再畫一個較大的二等邊三角形，儼然自己高據在頂點似的了：這個秘密誰曉得？但我『因詩必烈孫』曉得哦！由是，我不大高興，在鼻樑上沉吟了一瞬。

一切點在我『因詩必烈孫』是本質的平等而自由的。況且在三角圈外還有許多未知的點呀。我『因詩必烈孫』根本憎惡無端的戰線，也根本憎惡自慢的頂點。無端的戰線徒然互相殘殺，自慢的頂點不知天地大啊！何爲我『因詩必烈孫』今天這樣理論紛臭？自己儼然也是一位豬八戒嘴的批評家了似的；醜態呀！墮落呀！殘酷呀！我須得飛到別個所在去重新修養修養……

「拾芬，頑固的拾芬，你真的不和我們同在一條戰線上麼？那麼，我們不得不承認你是一個對敵。把敵人打倒是我們的任務喲。」

桃臉的又說；這是最後殷勤懇意的勸告了似的。但他不曉得拾芬腦上的秘密三角形，終究枉然。

「但是好罷。我們都是 *Gentleman*，我們要拿 *Gentleman* 的態度出來——藻里，幾點鐘了呢？」

藻里提出小錶來。

「兩點鐘。」

「啊！好遲鈍的時間！我肚子有點餓了呢。拾芬，我們同去茶樓吃些茶點來罷。我們都是 *Gentleman* 啦。我喜歡香片，你是水仙好罷。而巧小美味的餃子……」

「是呀，我們到茶樓再好好去談一回罷，而回來就去看茶花女的影片。」

藻里首先讚成兼提議，徵求勇圓的同意；但何時都很勤勉努力可佩的勇圓只是簡單的說一句：

「你們去罷，我還有點事做。」

(14)

由是，他提起很沉重的脚，一步一步走開，沉痛地給拾芬一個回顧，走進裏房去了。餘剩的三人相望一會兒，拾芬說：

『去罷，我從早起還未曾吃一點東西，胃酸問題須得先解決。頂點，底邊，底邊，頂點……結局是一樣的！』

桃臉的與藻里對望一下，不曉得拾芬在說些什麼。但沒有曉得的必要，他們都是『然特爾曼』，由是，他們相携着上茶樓去解決胃酸問題了。巧小新雅的餃子會使他們更肥滿白膩起來罷；巖茶鐵觀音是很清香的，誰都喜歡品茗一下。

親愛的詩人們嚟！再會罷！我久不見故鄉了！

我一眨眼，拾芬的鼻子不見了，桃臉不見了，什麼什麼都不見了；面前一片蒼茫的汪洋大海，海鳥在我耳邊長啼短叫，太陽在我頭上放射不知底止的熱量 故鄉離此不遠了……

# 鳳麟寺行

曾成

「去呀！蟄伏在家裏幹什麼？家又不曾跑掉的，用不着你守！」

「我很忙呀！你自己去就得了，何必強牽我呢？」

「你不去，就不能表示你對我的愛！」她嬌怒起來。

「好，我去。反正我們不會同行過來的。」

敵不過華強固的執拗，終於答應她同去了。據她說，我們倆結婚了三年，我從不曾去省岳父一次。她的姊妹們每年總得一次二次夫妻雙雙的齊上岳父的門。只有她，一個人，每當清明探親的時候，眼看着別人丈夫手挽手，肩並肩的那種情懷，引起了她強烈的羨慕和悲楚的辛酸。她又說，岳父岳母看我們倆比別的女婿貴重一倍，但是，要看貴重一倍的女婿，難上天了。大好風光的春難得回來，夏季回來了，又溽暑難當懶於遠足！這是頂湊巧的，今年的春，我得回來，而且又是芙蓉花滿地，黃鶯婉唱的清明之前。我本是不去的，我害怕，害怕岳家瑣瑣難耐，我的窮於應付。

華又告訴我，岳家的背山五里的距離有一座鳳麟山，山的深處有鳳麟寺；幽邃清勝，足

( 15 )



( 16 )

供我讀書的場所。菴裏一位老尼，識字，極和婉，可以談天。一澗清泉自山頂上石隙裏流出，潺潺的流泉聲，聽得極其有趣。

母親也在催我和華同去。我說我怕。親戚的禮來禮去。

「不會的，岳父是極不拘禮的人。」母親解釋我聽。

「他們禮來，不理就得了，有什麼禮來禮去的。」華又插着說。

決定明天去了。

討厭的這個消息給七歲的弟弟得悉，他硬要去。

「沒有的，我明天不去什麼地方。」我哄他。

「騙我不知道，嫂嫂說的！你們到岳父家去。」

「你給嫂嫂騙去了！」

「我不管是誰騙，我總跟着嫂嫂的！」

我埋怨華多事，小孩子真爲難了，跑得慢還可慢慢走，跑得累了要人攆，那是最費神的！

「你不攆，我會攆！」華自己負去攆的責任也使得。

還未到而將要到岳家的時候，她的弟弟龍接了出來。「甚大風吹我姊夫來了。」我不認識他，然而一副玲瓏的圓臉孔，長得極像我的華。復行了一程，岳父也扶杖出來，岳母牽着最小的愛兒在路旁站着。路的當中，有一堆稻藁炎炎的在燃燒着。我直覺得這是鄉村人接客的入門禮，表示什麼意義，我不大了解，或者是這樣吧：燒去附在我身上的穢氣。

「你們倆跨過火堆去。」岳母在極和婉的說着。

「不，沒有意思的！」我躊躇着不進。

「你不必也使得，華是要跨過去的。」岳父贊同我然而還不放鬆華。

到了小廳坐了一忽，大家都要來沾一沾女婿的風姿，如蟻似的不絕地一來一去。

「這位女婿的品貌，長得不錯。」

「肌肉白皙，年紀青青的，華的福分真好。」

「真福相，你看額面勻整，眉間有一種特有的秀氣。」

我這時臉部熱得緋紅，不好意思極了。我想起當華初過門時，她那時所感到的無理批評的羞媿和不安，不會比我今天所受的更高吧。

「帶我到岳父的書房去嘍！」我低微地向華請求。

( 17 )

「急什麼！點心還未曾用哩！」

「不用了，她們在瞎說不聽見嗎？」

華帶我到岳父的書房去，書房在樓上，倒也清幽宜人。她呵呵的笑個不住，弟弟也笑了。

「你們笑什麼的！」

「哥哥怕人，哈！哈！」

「虧你上海到過來的，香港也到過來的，此刻你真羞羞澀澀到像鱗出大海了！」

真的，我大到過人山人海的上海，小也小到十戶不上的岳父的村落了。但上海的天大人，碧眼睛紅捲髮的洋鬼子，一點不怕什麼，然而見了人就把視線釘住的鄉村的男男女女，個個能給我退避三舍的魔力，除了自己親愛的。

討厭的事多着哩！

就在那晚上，岳父備一大席酒。請女婿，邀了許多我該稱公公舅舅的作陪。他們要我坐在正中的座位，可是正中的一面，該坐三個人。我覺着這是極不方便的進出進入，寧願坐兩人一面的末位。給他們拉來拉去頭腦也拉得錯亂起來，我終不上去。

「不行的，客怎樣可以坐末位呢？」一個老的說。

「隨意吧，半面婿郎半面子！」稍爲年青的一個說。

席開始了。

「女婿，聽說如今的學堂，不把孔夫子書讀而讀洋鬼子的書，真有這事？」座上最老的一個問我。

「沒有的事，洋書有讀，孔書也有人讀。」

「洋書有什麼好處呢，都是不倫不類的話！」

「聽說上海有鐵路，是不是都用鐵舖在路上嗎？」

「飛行機怎麼會飛的？」

「……………」

你一句，我一句，我怎麼應付得了呢？還是岳父聰明，看我窘了，忙說着：

「喝酒吧，明天再問哩！」

好容易挨過去。第二天我趁早上鳳麟山去。

「華，你有帶香紙去嗎？」岳母在問華。

「他說不用呀！他不是去朝佛的，香紙幹什麼！」

我告訴華，不是進香而去，乃爲尋幽觀景而去的。

「那不好！鳳麟寺的佛，非常的靈驗。」岳母終把一束香一疊紙硬要華帶了去。

到了鳳麟山了。華的話不錯，滿山幽雅閒靜，尤其鳳麟寺確顯得清虛寂然。老尼引我們到方丈洗手用茶嘮嘮叨叨的絮個不休。

「這是你的丈夫？長得多縹緲！」

華紅漲了臉，把香紙交老尼。

「你替我進香吧！」

我們跟着老尼到佛殿去。佛殿前跪着一雙男女在抽籤，態度度度的，我嗤的一聲笑了出來。

「有什麼好笑！」華也裝起莊嚴的臉孔來了。「你也抽一籤吧。」

「我不抽，你自己抽子息籤去。」

「你替我抽好不？」

「我不懂得規矩。」

「這有什麼規矩呢？說明了姓名，年歲，求什麼，就拿起籤筒抽，很簡單的。」

「你自己抽不好嗎？」

「我怕你笑！」

「我也怕你笑！」

「不，我不笑你，我可避去！」她說了就退回方丈去。

我拿起籤筒，口裏微微地念；在小孩的時候常常年節月半鏡如公請神時所學到的——天地日月，暗察神祈……能知五百年前五百年後——也搬來應用了。我先求華的子息，把籤筒亂搖一場的結果，搖出這樣一枝籤詞：

「總是前途莫心勞

求神問聖枉費多

但看雞犬日過後

不須作福事如何」

不得了，子息不敢夢想了，華一定又要傷心一場！我繼續抽我的字運，結果比華的佳得

( 22 )

多：

「勸君把定心莫虛

天註衣祿自有餘

和合重重常吉慶

時來終遇得明珠」

我把二首籤詞抄下來送到方丈給華看。

「沒有兒子的希望了，哈！哈！」我嘲她。

「……………」她緊蹙眉頭不作一聲。

「不再做夢了吧！」我還是笑。

「我沒有兒子，你可放心娶妾！」出人意料之外的，她潑泣起來！平常一百句的談話中有九十九句不相信佛的她，竟也信得如此堅決了。

在岳父家中，一住三天；我鬧要歸去，有了五次。岳母說：地方雖小，可是我也住過三四十 years 了，爲什麼你一天也住不得呢？實在，我太對不住她。

今天確再留不得了，華和弟弟似乎有些戀戀。



「哥哥，你自己先回去不好嗎？」

「你呢？」

「我後二日和嫂嫂一道回來。」

「不行呀！三個人去一個人回，母親要罵的！」

終於起程。

送行的人，全村落都到齊了。

「成，你出外讀書，該一年回來二次。」岳母向我說。「華，你自己要常常寫信給成。」

送了一程又一程。

「父親母親，我回去了，珍重自己！」華大哭一場。

去得遠了，她還淚珠汪汪。

「不要再哭了，華！」

「離別父母，怎得不哭！」

我默然。

「送傘禮有沒有給？」她問我。

「給了，我給罷了。」弟弟搶着說。

「我心房覺得空虛異常！」她又帶哭似的向我說。

「大概是離開母親吧！」

「有點懷念，但大部份的不安，是覺得人生的殘酷。」

「這是怎樣說呢？」

「最親愛的慈父愛母，不得朝夕聚首；可以寄托心靈的你，又就要出門去……」

十七，六，廿四。

# 我也來談談復旦大學

潘楚基

在沒有談到本文以前，我有兩個聲明：

第一：我也是一個已經脫離了復旦的學生。我做這篇東西，絕不參一點主觀見解替復旦無謂吹牛。

第二：馮珧君的名字雖然遍找同學錄都找不出；然而我決不因為作者沒有著真名，因此輕視了他的言論。

馮珧君在本刊四卷三十二期，做了一篇「談談復旦大學」的文章。內中他列舉復旦腐敗的事實，總括起來，有：

(一) 學校物質設備的不週到；如住室及閱書室的擁擠，飯館的污穢，參考圖書的不充足。

(二) 教授的沒有本領，如胖得不好走路的某文學教授，鄉音夾英語，北京話夾上海腔的某教授，上課考試媽媽虎虎的某教授。

(三) 學校對學生的括削：如圖書費的兩重徵收，新宿舍的多繳宿費，膳費的必繳銀

我也來談談復旦大學

( 26 )

行，學分補考的包定及格。

(四)學生的不肯讀書；如上課時每人手小說一本 雜誌一本，小報一張，做成績報告時的請人代替，考試時的要求減少頁數，和作弊偷看書。

(五)學生的強橫：如對好教授的「十大罪狀」「誓驅此賊」。

(六)學生的浪漫：如「左邊先帝爺下雨陽」，「右邊妹妹我愛你」，「樓板上跳舞」，「大部人臉上滿塗白玉霜」，「量制服停課三天」之類。

(七)學生的懦弱：如對小店的索賚，無抵抗如羔羊。

因為上面這幾點，所以馮君(?)的結論就說「復旦大學已經一落千丈！」就說「量不到牠這樣容易衰老頹敗！」

我以為馮君所講的有些是事實。但是「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而且在整個中國教育並未上軌道的情形之下，若是我們對這幾十年前有光榮產生的歷史，與現在有法子可以救藥的復旦，全然抹殺牠的優良點。僅僅列舉一二事實為圖文筆的生辣可喜，放大起來，以定牠全部的罪狀，使得牠受一個永遠的猛烈的創傷，間接給萌芽的中國教育之一部以一個致命打擊。我想：這不是馮君的原意。因此，我願意把我所曉得的復旦大學，全憑着客觀的事實

來談一談：

講到物質設備，復旦因爲負債十餘萬，最近幾年學校竭力在休養生息，償清舊債（現在每年可還三萬），所以完美的設備，實在不能跟隨着學生人數的發達而增加。可是這一點並不是不注意。今年暑假中的加闢閱書室，和添建將近可容二百人的新宿舍，就是事實。我希望今後同學不致于再住在鄉村的小屋裏，終日奔走風雨烈日塵沙中。講到伙食，我一方面希望學校和學生會能盡力整頓校內的廚房，一方面希望同學不要再在學校能力所不及的校外汗穢飯館裏去吃價錢較昂貴的飯。

講到飯桶教授，在幾十個教授當中，有幾個確實是如馮君所講。我因爲聽了同學的批評，在去年放假時曾一再要求學校當局澈底破除情面，一面驅逐這些無能力或不負責的教授；一面加聘確有學問的學者。可是學校當局的答覆是：教授訂聘都是一年，在任期末終了而多數學生並未有明顯表示時，不能解雇。至于加聘薪水特大的著名學者，則在最近的學校經濟情形之下，實在難于實行。下期新聘的教授怎麼樣我不得知，可是在馮君那篇文章沒有發表之前，馮君所舉的那幾個著名飯桶教授，業已決定辭退，則是事實。

講到學校的剝削學生，學生在總圖書費之外，因各科另設圖書室，而別徵圖書費那是事

( 27 )

我也來談談復旦大學

二七

實。但是我在文科記得祇交圖書費一元。我想犧牲一塊錢能穀看到若干書，這個犧牲是有價值的。因此，我所注意的，不在圖書費的本身，而在圖書費的處置得當。我去年極力主張同學組織圖書委員會，就設這個意思。（本來學校有一個師生合作的圖書委員會）講到新宿舍宿費的多徵三元，據聞是因為設備比其他宿舍特別好，學校想彌補經濟上損失的原故。講到膳費的必繳銀行，這是因為學校與銀行借款時合同上注明「全繳」「透支」的原故，假若在三年內把銀行借款還清，這個不平等條約當然可以取消。講到學分補考的包定及格，則第一，補考並非給教授；第二，補考不一定可以及格，我有一個同學就是重讀的一人；第三，學校每屆假期，平均要開除幾十個成績不好的學生，足以證明學校並非唯利是視。至于同鄉會是自由加入的機關，募捐處則並沒有這個名義。

講到學生的不肯讀書，上課時每人都看小說或小報，那全不是事實。復旦因交通關係，小報銷買極少，在課堂上則我在復旦時，從沒有看見人挪起過，就是小說雜誌也是極少，血滴子，紅玫瑰的名字，我還沒有聽見過馮君下一個「每人」都看小說雜誌或小報的肯定語，不知何所據而云然，我要替復旦同學叫屈！講到成績報告請人代做，這是在各校都可能的事，但是我相信肯代做的人很少，因為大家忙于預備自己的考試，專門犧牲自己來做人家的

工具，世界上不會有這樣的阿木林。講到考試時要求減少頁數和作弊看書，我想這在那少數的飯桶教授面前是容易辦到，而在多數的肯負責的教授面前是絕對不可行，這是我很久觀察的事實，自問沒有多大錯誤；（我去年曾建議排定講堂座位，不久或可實行）而且我還有一種觀察：覺得復旦雖濫收了許多非以讀書爲目的的公子少爺，然而勤奮讀書的同學，卻一天一天的加多，拿過去一個閱書室儘數應用，現在七八個閱書室的尙形擁擠，及過去成績超過B者不過數十人，現在成績超過B者竟超過兩百的事實一看，就可以作個證明。

講到學生的強橫，隨便對教授，發十大罪狀誓驅此賊據我的觀察，實得其反。我以爲復旦同學祇有在課後對教授作消極的零碎的閒談式的批評，絕沒有把自己的態度積極地具體地有條理地向學校當局表示過。我記得去冬我根據輿論去要求當局撤退那幾個飯桶教授時，因爲沒有旁的同學響應我，當局竟懷疑我對他們有私人惡感，結果，對我的話不信任，這裏就足以證明同學負責任的對教授「發十大罪狀，誓驅此賊，」是不會有的事了！

講到學生的浪漫，那些「先帝爺下兩陽」「妹妹我愛你」普遍着全上海的靡靡之音，在每晚七時自修以前的復旦，確是到處可聞的。可是「樓板上跳舞」大部人臉上滿塗白玉霜」則不是事實。講到假期太多，則我也確實認爲春季假期太多。但是馮君所說「量制服停課三



( 30 )

天」則不盡然，因為那是在五三後全上海各學校爲着遊行演講等事而起的一致行動，而不是復旦單獨爲量制服而起的行動。

講到放假時學生受小店逼迫，懦如羔羊，這件事我也看不過眼。不過我以為如果禁止除眼，則同學必感不便，如果禁止討賬，則小店又要罵我們強橫，所以確實沒有想到一個好的法子。

講到復旦爲什麼還能存在，馮君以為由于已往出了幾個商人，及做了很多廣告和閃金的年鑑。我想這也不盡然，我也是一個看不慣大馬路商人氣的樣子因而從商科轉到文科的人。但是我又想在今日中國，無論甚麼東西，都是需要人讀的，上海爲全國商業中心，商科自然有特殊的發展。但是說復旦之存在全靠幾個商人，那卻不是事實。至于講到廣告和年鑑，據我所知復旦發的廣告並不異于其他各學校，特別有吸引能力；年鑑則已經停辦了兩年，更不足以眩耀人了。我以為復旦的不僅能存在，而且近年學生陡增，有下列幾個原因：

(一)牠是中國第一個反抗宗教教育的學校，牠的產生，富有革命意味，因此，在時代潮流中這一點光榮歷史，受了青年的崇拜，

(二)牠有六科，六科的課程，總計超過了兩百，這樣多的課程，據我所知，在上海沒

有人與牠一樣。我是從S教會大學轉學復旦的人，我嘗說如果那個人要被動地受極少數課程——如英文，聖經，——的嚴格訓練（intensive reading）則不如到S大學；如果他想要由自由意志選擇很多種類的東西，作 *extensive reading*，那還是來復旦好，我想不甘讀呆板板幾本書，也是學生進復旦的原因。

（三）牠既不如官立學校有政治上的派別，也不如教會學校，有特殊的使命；牠又不是那一個私人辦的，有造成學閥之可能。因此學生在復旦，思想言論行動，都有比較的自由。我以為祇要在小學與中學受過嚴格的訓練，大學自由一點，也無妨害，這裏許多同學的心理，恐怕也如此。

（四）在已往發展的過程中，牠不僅出了幾個商人，而且各科都有舉業的同學，在社會上能得相當的信任。

（五）在校學生的社會活動力（如參加政治活動的，與專門的運動家，我並不是贊成那種出風頭的特殊階級，但我以為這也是普遍現象，不僅復旦如此）引起社會的注意。

（六）在過去與現在的復旦，雖然因為沒有政府的津貼，教會的年金，資本家的捐款或受着嚴重的經濟壓迫，以致進步很慢；但是這種壓迫，一天一天的減輕，祇要大家多努力一

( 32 )  
點，復旦的發揚光大，就在最近的將來，所以有許多青年仍舊願意進去共同努力。

以上所講，把馮君對復旦的批評更正了若干，但是我並不是一個滿意復旦的人，我對整個復旦的批評，是：

(一)在精神方面學校當局對教育沒有甚麼主義，他們的目的祇在傳授學生以書本上的智識，而許多學生進去，也急急于獵取文憑，但是金錢與文憑的交換，實是今日中國整個教育的一個根本問題，而不是復旦的單獨現象，所以我以為要糾正復旦美國化商業化的趨勢，最要緊的還在確立全中國的教育方針。

(二)在物質方面，設備太不敷用了。因想要還清債務，不得不多收學生，(據我所知，今秋招收學生，比去年嚴格得多了)學生增加，而住室圖書等不能比例地增加，在別校住慣了舒服房子和看慣了充量圖書等的同學，當然極感痛苦。不過在負債過鉅，元氣大傷之後，學校祇能一步一步改良而不能突飛猛進，卻也有其苦衷。

總之，我拿着復旦廿幾年的歷史看一看，我覺得復旦仍舊是在進化，不過這種進化，是比較的緩慢，並未達到牠應當進化的地位，假使學校當局與同學肯一心一德的大家負起責任，拼命地努力地幹，我相信復旦的發展一定不止于此。至于馮君說「復旦已經一落千丈」，

「量不到牠這樣容易衰老頹敗。」我根本就看不出過去甚麼是復旦的黃金時代，甚麼是復旦的青春時期，馮君在復旦的真正歷史外，臆造出一個理想時代，未免有點帶主觀，質之馮君以爲何如？

最後我還是講一句話：復旦仍舊是在曲線般進化的，假若學校當局和同學肯特別負責加倍努力，牠的進化，一定不止這樣，望復旦當局和同學們注意。尤其望引用馮君那篇憤慨話，作今後革新的龜鑑，須知這是逆耳的忠言。

爲了一個學校，語絲原不想費許多篇幅的。但已經「談」開了，也就不妨「談」下去。這一篇既是近于對前一文的辯正，而且看那口吻，可知作者和復旦大學是很關切，有作爲的。所以毫不刪略，登在這裡，以便讀者併看。

八月二十八日，記者附白。

# 新書

(1)

一九二八年出版新書

論文與散文

歌謠論集	日本文藝論集	壁下譯叢	作品與作家	叛逆者	表現主義的文學	近代文藝的背境	朶思退夫斯基	德國文學概論	中國古代文藝論史	思想山水人物
鍾敬文編 印刷中	侍桁譯 印刷中	魯迅譯 印刷中	趙景深著 印刷中	金漢若譯 印刷中	劉大杰編 實價四角	王壁如譯 實價六角	李偉林譯 實價一元二角	劉大杰編 實價一元	俱工譯 四角半	魯迅譯 實價九角半

蘇曼殊全集(五册)	奔波	姊妹們的消息	苦酒集	殘燼集	魔鬼的舞蹈	憔悴的杯	新都的贈品	櫻花集	綠天	談虎集(上下)
柳亞子編 每册一元	徐蔚南著 印刷中	徐鶴林著 印刷中	芳草著 實價七角	金漢若著 實價四角	于賽虞著 實價三角	王玉麟著 實價一元	徐鶴林著 實價三角	衣萍著 實價六角	綠漪女士著 實價五角	周作人著 每卷九角

# 隨感錄

## 一七六 無產階級的咖啡店

世安

聽說某社喬遷之後，就在樓上開設咖啡店，好叫一般文豪有一個集合的場所，并聘請了兩位美麗的女侍。我沒有工夫去瞻仰，但我的友人伯琪是常常去的，據說只要出四角小洋的TIP，就有人來客人的膝上坐一坐，兼作「無產式」的歡談。但是那些有閑階級文學家們都看不見一個，時時看見的，倒是幾位無產階級文學家。

革命文學家們要謀什一之利，以作「革命」經費，便想出這樣一種辦法。但他們對外人則說這片咖啡店和他們全無關係，他們只是在樓下賣書罷了。但我的朋友仔細一問那女侍，則說老板就是某某幾位，不消說即是鼎鼎大名的革命文學家了。

( 35 )

革命文學家與無產階級文學家們大概在工作之餘，總得要喝咖啡的，不喝則工作必不進步。因此就在馬路旁的華屋內，開設這麼一片咖啡店，使得革命的與無產階級的人，可以在裏面「高談」「沉思」。

我想賣咖啡倒不如「掛羊頭賣頭肉」的好，比較可以「獲得「青年」與「金錢」。喝咖啡這一件事，在別人是「有閑階級」的消遣法，但在革命文學家看來，簡直是「無閑階級」的必需的滋養料了。別人的「趣味」都是低級的，只有他們的趣味是「高級的」。除了某某數人而外，都是「有閑階級」。實際他們果然是「無閑階級，怎見得呢？他們無閑到替軍人買軍械，得了「康密辛」，上修善寺去洗溫泉；無閑到每天去釘青年婦女的梢；無閑到三角四角的戀愛（這些都是一夥內的人說出來的，不然外人何以會知道），現在更無閑到做咖啡店的老板，無閑到一面擁抱女侍。一面「高談」或「沉思」了。

「書香銅臭」與「羊頭狗肉」，正是目前的書店老板與什麼家什麼家的八字箴言。

一九二八，八，二五。

一七七 嗚呼！首都之最高學府！

三 郎

所謂「革命」，本來只不過是國旗的變換罷了。實際上，儘管向後轉，——後退到千萬年前去，退到千萬里外去，倒是絲毫沒關係，絲毫不要緊，絲毫不傷大體。只要多講幾句花言巧語，多裝幾番門面，儘管一件長進事不做，也算不了什麼短處，也算不了什麼弱點；而



且，終還不失其爲忠實努力的同志！這年頭的事兒，本來就是這樣，何必癡呆呆的，死板板的做那迷夢呢？！

其實，在這個時代，在這個社會裏，首都的最高學府偶爾開一回倒車，本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不過，好說閒話的我（注意：閒話雖好說，但並未成家。），碰到這類沒長進的事，偏要吐一吐，方以爲快；好像悶在肚裏會悶出病來似的。唉！「江山好改，本性難移」，索性再吐出來罷。我想，說說老實話，總還不至于以反革命治罪罷？

自從革命軍進了南京，國民政府搬入了南京，首都改建在南京之後，前東南大學便一變而爲第四中山大學，再變而爲江蘇大學，三變而爲中央大學。將來是否還要四變，五變，六變……尚不可知。予非先覺，焉敢預卜，茲姑以最近之一變爲準，諒當無誤也歟？

閒言少叙，書歸正傳：話說中央大學這次招考新生，首場爲三民主義，二場爲國文。國文試題計三：曰「說志」，曰「學然後知不足論」，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論」（注意：並無匹婦在內）。最要緊者，主考大人特別鄭重聲明：文體限於文言。猗歟！處青天白日之下，居革命首都之中，應最高學府之試，作陳壽古老之文，不亦懿歟？！不亦懿歟？！遙想當日紅裝粉面，濟濟一堂，擺尾搖頭，咬文嚼字；噲營之聲，洋溢乎文場，斯文之氣，充塞乎首

( 37 )

( 38 )

善。區區不才，未逢其盛，千載一時，憾也何如！吾更願大學院即日通令全國，禁止白話，提倡文言，以回八股之淳風，而塞歐化之邪氣！是誠當務之急，未可視為末節者也，黨國諸公，幸採納焉！

## 一七八 在革命的氣氛中

青見

1. 「中山……」

革命之後，或革命軍（即民衆的武力）到過之後，其地方的一切就多要「革命化」的。——自然，革命也有一部份本地化，如豈明先生所說之「革命的北京化」。——最顯明的是有許多標了「中山」兩字的東西出現。這是表示「革命的」吧？——我想。

理髮有一種中山式的，即是我們在照像上所見的，曰「中山頭」；

穿鞋則有一種由網球鞋改造（？）的，曰「中山鞋（靴？）」；

吃飯則有一元一客的變相西餐，曰「中山餐」；（是否先總理日日吃這個，余不知也。）

用帝國主義者的材料織成，也許是由帝國主義的國家運來的布，曰「中山呢」，「中山布」，「……」。

中山……

此外，舉國皆知的是：中山裝——穿的；中山叢書——看讀的；中山公園——散步的；

2. 中山裝與「嫖」

「聽說，要換制服——中山裝。」

「是的，我也聽說。」

「局長不是穿了？」

「自然！局長是「在黨的」呀！」

「那我們也要換了？」

「當然！——早晚。」

「你說好不？」

「好，自然是好。又整齊，又省錢。」

「比穿長衫便宜多了。」

「從此可別做長掛了。」

「自然。——可是一樣不好……」

「什麼？」

「你說：穿着中山裝好去「逛」嗎？」

「唉！對呀！孃怎麼辦呢？」

「……………」

「……………」

寫是寫完了，寄也要寄出。在戒嚴期中，怕要「扣留」吧？自然，這是有些「反革命」的。因為「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呀！——且不管他，寄走再說！

戒嚴期中，于天津市。

寫過了一個星期了，但終于沒有寄出。現在，嚴已不戒，郵信想不檢查了，寄出之後，願她平安至滬。（一九二八，八月某日記。）

# 剪報一斑

盈 昂

報紙的文章多：東方路透，時評要電，經濟教育，國內海外，以及自由談或快活林；——這些都使閱報的人，目不暇接，美不勝收。其初，我自然是不看報，後來曉得看報，喜歡看自由談。好多人說，要多看些專電和新聞，多知道一點「國情」。不曉得是人底脾胃反常了還是怎樣，看了一些時的「國情」便死也不肯再用心多看了。反而喜歡起來了要看廣告。看廣告還不說，並且要剪廣告。剪下的廣告，不時翻閱，越看越有味。「天下為公」，不敢自私，僅將原報貼起來，借語絲底幾頁地位，翻印出來，大家興賞與賞。

為便利附說幾句話，勉強分類了一下

至於分類分得不倫不類，那是小子底學識不到，還得大雅指正指正呢。

這次文章大體乃係翻印，有偷竊版權嫌疑，但不知國民政府國法，把不把廣告也一并作版權？若不是，則幸甚矣。

閒話休題，言歸正傳，下面是剪報。

41 )

( 42 )

## 一 律師生意

(甲) 吳邁律師受任江西龍虎山張天師常年法律顧問

頃准江西龍虎山張天師函開逕啟者恩溥素仰貴律師法學湛深經驗宏富既崇道德復愛和平甚為鄙人所欽佩茲特函聘台端為常年顧問以後關於一切法律事件尚希隨賜指示並予保障為荷嗣漢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印等因准此本律師除接受聘任以備諮詢外倘有對於聘任人加以不法侵犯者當依法盡維護之責再天師現在上海各處有事晤商請向本事務所接洽可也此佈

事務所英租界同孚路大中里四三六號電話西六二五六號

(乙) 劉世芳律師代表創造社及創造社出版部重要啟事

據敝委任人創造社及出版部聲稱本社純係新文藝的集合本出版部亦純係發行文藝書報的機關與任何政治團體從未發生任何關係其曾從事政治運動之舊社員如郭沫若等久與本社脫離關係此事早經一再聲明(見舊年十一月十九號申報及同日民國日報)社會想已洞悉在此青天白日旗下文藝團體當無觸法之虞此吾人從事文藝事業之同志所極端相信者乃日來謠詠繁興竟至有某種刊物偽造空氣淆亂聽聞果長此以往誠恐以訛傳訛多滋誤會除去函更正特再登報鄭重

聲明此後如有誣毀本社及本出版部者決依法起訴以受法律之正當保障云云囑為代表通告此後如有毀壞該社名譽者本律師當依法盡保障之責

事務所北京路一百號

律師底生意聽說和醫生一樣，很賺錢。人病了，非找醫生吃藥不可，打官司來也非找律師不可。就是不打官司罷，為預防打官司起見，找個律師代表在報紙上登個啟事，這事如今也已很盛行了。張天師，受命於天，傳位也已六十三代了，平安地住在江西龍虎山上也已六十三代了。身為天師，哪個不怕天打雷燒的敢惹他。然而時代已非，世風日下，革命起來了，革命軍打到了江西。一幫死命亡魂的革命黨人竟膽敢來參天師底行了。據說曾有取消天師之議，如此不法侵犯，豈能容其長此以往呢？找個律師，常年顧問，依法維護，則平安矣。

純係新文藝的集合團體與任何政府團體並未發生過關係的創造社也一再請律師代表啟事者，怕律師底生意不好耳。你知我知，不必多講罷。

一一 承蒙各界紛紛賜顧和頗受社會人士之歡迎

(44)

(甲) 寓滬富紳巨商公鑒

本行經售之保險鋼甲禦彈玻璃等早已名馳遐邇承蒙各界紛紛賜顧無任感荷茲本行爲寓滬富紳巨商之安全起見特重金聘請歐戰時著名工程司執有國家榮耀證書者來滬專裝無畏保險汽車並代軍界裝置軍用火車等如蒙 惠顧請駕臨仁記路廿五號本行面洽可也 茂豐洋行啟

(乙) 無條件的贈送馬振華哀史

本社自出版馬振華哀史以來頗受社會人士之歡迎讀者皆來函稱許編制得體印刷精良內容豐富較諸他家所編者完備多多茲本社特爲優待閱者起見又再版一萬部爲限無論中外埠如附郵票六分附下列贈券直寄本社總代售處上海時事新報館即可得價值大洋兩角之馬振華哀史一部自登報日起該券有效期間以十五天爲限過期作廢

總發行所上海三友圖書公司

贈券(新)

奉上郵票六分請即寄下馬振華哀史一部

姓名

住址



孟子曰性善，托爾斯泰講和平，茂豐洋行爲寓滬富紳巨商之安全起見，特重金聘請歐戰時著名工程司來滬專裝無畏保險汽車。洋人先生，坐在數萬里外，心想中國上海富紳巨商多麼危險，心不忍人受危險，替他們裝起保險汽車，托爾斯泰矣。

記得閻瑞生謀死了王蓮英，如今還留下李吉瑞老板底閻瑞生。今年上海發生了馬華振投江一事，則大世界小世界都有馬振華文明戲了，某影片公司也做起影戲來，這不消說也是頗受社會歡迎的。馬振華哀史也應運而生了，並再版一萬部作無條件的贈送，只要郵票六分耳。中國人喜看死人出喪，喜看殺頭剝肉，哀史自然也喜看了。馬振華哀史出版以來，頗受社會歡迎者宜也。

### 三 一句成語

歡送舊校長歡迎新校長遊藝大會

滬江大學暨附中全體學生歡送前校長魏馥蘭博士歸國並慶祝華校長劉湛恩博士就職遊藝大會定於今晚（二月廿五號）六時半在楊樹浦本校舉行如蒙各界人士 惠臨參觀不勝歡迎

滬江大學暨附中學生自治會啟

( 45 )

(46)

送舊迎新，督軍去，督辦來，督辦去，督理來，幾曾爲之，大家都記得的，何必多言。回子死了要脫毛，乾淨來，乾淨去；張作霖這次受炸之前出京，也是照來時途鋪黃土的，他說，皇帝來，皇帝去。（皇帝腳應踏黃地，皇帝哲學之一也。）

滬江大學歡送舊洋校長順便也歡迎華新校長，一箭雙鵰，惠臨參觀，也不勝歡迎也，更是一舉而三得。

#### 四 特別啟事

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特別啟事

本公司出品十支裝大聯珠紙壳託由商務印書館印刷者該館於內層紙壳之上印有C. P. 兩字其中由中華書局印刷者印有C. H. 兩字此種字樣皆係承印者標注其商業符號C. P. 爲 Commercial Press之縮寫即商務印書館之名C. H. 爲 Chung Hwa之縮寫即中華書局之名別無其他意義乃外間有謂煙壳上印有此樣者可以掉換贈品等傳說實屬出於懸測且此項煙壳刻已用罄已囑承印者不必再加符號以免誤會特此登報聲明

凡事可做，共黨莫爲。打倒共黨，就是革命底成功。只要不是共黨，一切都可來。新

國家主義者也好，舊國家主義者也好，西山派主義者也好，無政府主義者也好。今日之中國，包羅萬象，但 C. P. Being the Exception，莫說 C. P. 該死，C. P. 的本身就是一個炸彈，危險危險，商務印書館也危險呢。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也危險呢。煙盒紙壳內層裏，印有 C. P. 兩字是多麼危險啊！登報聲明以免誤會，實不容再緩矣。再不快一點，刀架到頭上來了。

## 五 一篇妙文

前序：這是一個尾巴，「語多興趣」，不必再加什麼油鹽了。但請外國人莫看，因為不收外國人也。然而我高興，斯人愛國如斯，斯誠難能而可貴矣。

### 一篇求婚的妙文（真相）

揚州城裏，忽來一自稱朱姓，名口口者。談笑自如，容貌不俗，語涉瘋狂，形如名士，近忽於揚州日報封面。刊登「朱某求婚廣告」一則。語多興趣。閱者靡不解頤。爰錄原文。寄快活林。以資讀者一察。

( 47 )

（原文）逕啟者。鄙人本有妻室。丁卯秋病歿。守繆以來。頗以為苦。按查人體之構造。

( 48 )

人各一片。惟合之乃成圓形。故男女夫婦合之則樂。而離之則苦。此自然之體勢也。吾二十一歲。方始讀書。二十六歲。曾捧卷於康門。十年之間。上承大學之正宗。俯窺百家之傳記。暨窮三界。橫貫地球。對於宗教學，性命學，道德學，政治學，法律學，兵機學，內而心性之微妙。外而乾坤之粗肥。其間昆蟲草木。人物鳥獸。原始要終。窮無極有。愈晉愈精。愈精愈奇。幾不知人我天地。然太上忘情。誰能遺此。寡人好色。心竊慕之。都凡香閣嬌娃。學林才女。或及正之娼妓。矢志之英雄。皆可入格。請按下列地址。惠以半身照片。并附意見書一通。從郵寄。待鄙人檢閱後。自有相當之酬答。幸有緣姊妹。有以語來。惟外國人不收。此啟。

一九二八，八，四日。寫于廬山荆棘叢中的薔薇路上。

## 六 拾遺

廬山荆棘叢中，竟有同志在剪廣告，真是不勝雀躍矣。何也？因為我亦是愛看廣告者也。但從敝眼光看來，盈同志所搜集發表的材料中，還有一種缺點，就是他尚未將所剪的報名註明是也。自然，在剪廣告惠家，當然知道緊要廣告，大抵來登「申新二報」，但在初

學，未能周知。

這篇一發表，我的剪存材料，可以廢去不少，唯有一篇，不忍聽其湮沒，爰附錄于後，作爲拾遺云——

### 尋人賞格

於六月十二日下午八時半潛逃妓女一名陳梅英係崇明人氏現年十八歲中等身材頭髮剪落操上海口音身穿印花帶黃麻紗衫下穿元色印度綢裙足穿薑色高根皮鞋白絲襪逃出無蹤倘有知風報信者賞洋五十元拿獲人送到者謝洋一百元儲洋以待決不食言住法租界黃河路益潤里第一家一號

本主人謹啟

右見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一日新聞報第三張「緊要分類」中之「徵求類」。妓院主人也可以懸賞拿人，至少，可以使我們知道所住的是怎樣的國度，或不知道是怎樣的國度者也。

八月二十日，識於上海華界留聲機戲和打牌聲中的玻璃窗下紹酒鑪復。